

□张洪刚

爱,只把我当一块石头/不要再献给我/百合花的温柔/香火的热/长河一道的泪流/看,那山冈上一匹小犊/临着白的世界/不要说它愚碌/它只默然/严守着它的静穆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有这样一位“才女”,她与林徽因属于“新月派”仅有的两位女诗人;虽然其著述不多,留下来的作品相当有限,但她的文字却有鲜明的特色,品格独立。她,就是新月才女——方令孺。她的这首《诗一首》创作于国立青岛大学时期,发表于1931年1月的《诗刊》创刊号。陈梦家赞扬她的《诗一首》:“是一个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响,她是有着如此严肃的神采,这单纯印象的素描,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。”

方令孺(1897~1976),安徽桐城人,散文作家、女诗人,方苞的后代。方令孺的家族英才辈出,祖父方宗诚曾为曾国藩幕僚,是“桐城派”知名学者;方令孺的父亲方守敦自幼饱读诗书,不应科举而致力维新,精于书法,长于诗文,是清末书法家。

1923年,方令孺在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下,随丈夫陈甫甫前往美国留学,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,后转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文学。1929年回国,先后任国立青岛大学讲师和重庆国立剧专教授。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审。1943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。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。1958年至“文革”前,任浙江省文联主席。1976年9月30日病逝,享年80岁。

方令孺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,诗作多发表于《新月》杂志。1930年8月,杨振声好友邓仲纯(邓初)来青岛大学当了校医,邓仲纯和方令孺有姻谊,便推荐她到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。方令孺到国立青岛大学的时间为1931年7月,据《国立青岛大学周刊》记载:本校本学年续聘及新聘之各院系教授讲师助教等,除尚有数人应聘书未曾寄来。业由校去电催促外,均已陆续到校。兹觅得名单一纸,刊登如左:教授兼教务长赵畸。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闻一多……国文系讲师游国恩、黄泽沛、方令孺、沈从文、王士璠……

在青岛,作为国内少有的女性大学教员,方令孺开始了真正的自由生活,她担任中文系讲师兼任女生管理,主讲《昭明文选》和《大学国文》。

来青岛时,方令孺已经33岁,还带着一个女儿,住在7号楼青岛大学女生宿舍。与方令孺同住在这栋楼里的还有两位图书管理员,张兆和与李云鹤。张兆和在接受了沈从文的漫长追求后来到了青岛,开始了数十年的相依。李云鹤则在教务长赵大侔的介绍下来校工作,并在中文系旁听,后她改名蓝莘,再后来改名江青。

1931年方令孺的侄子方玮德同陈梦家来青岛,他俩都是闻一多的学生,陈梦家好写新诗,颇为闻一多赏识。方令孺在家族里排行第九,方玮德呼她“九姑”,于是大家便都跟着方玮德喊她“九姑”。对于此事,梁实秋

【文化人物】

新月才女方令孺



后来幽默地解释说:“这是官称,无关辈数。”因为方玮德的关系,闻一多和方令孺也成了好友。

方令孺是大家闺秀,温文尔雅,还以美貌著称,王昭建(梁实秋国立青大的学生)曾说:“她貌似白杨(影后杨莉君)而高雅过之”。美学家常任侠也曾说,他平生所见美人,数九姑第一。在青岛,与方令孺关系最好的就是闻一多了。当时方令孺好写诗,常向闻一多请教,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。他们之间的来往,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。

梁实秋在《谈闻一多》中曾提到,“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,情形并不太严重,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。”梁实秋所说的情感涟漪是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微妙关系,这件事情在闻一多后人编撰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时得到了证实:“所谓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,大概是先生与中文系讲师方令孺之间的关系。”1932年春,闻一多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,流言才不攻自破。

方令孺早年嫁给江宁陈氏,育有一女。丈夫世家出身,风流倜傥,服务于金融界,饶有资财,但两人志趣不合,终于仳离。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吧,方令孺初来青岛,人地生疏,婚姻的挫折又无法释怀。梁实秋写方令孺道:“她相当孤独,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,不喜与人来往。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,不施脂粉。她斗室独居,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,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……不愿谈及家事,谈起桐城方氏,她便脸色绯红,令人再也谈不下去。”

从方令孺此时写的诗歌《灵奇》可以看出其心境,她写道: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/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/泉水依然细细的在与山交抱/白露沾透了草履轻裳/几炷磷火照亮纵横的榛棘/一双朱冠的小蝶在前面引领/导我攀登一千层皑白的石磴/为要寻找那镌着碑文的石

壁/你,镌在石上的字忽地化成/伶俐的白鸽,轻轻飞落又腾上/小小的翅膀上系着我的希望/信心的坚实和生命的永恒……

为了帮助方令孺摆脱孤独,朋友们拉她去喝酒。据梁实秋在《方令孺其人》一文中的回忆,当时没有旁的娱乐,“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”。后来,在杨振声的提倡下,每个周末,“我们一行人至少有一次要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”。其中,杨振声、赵太侔、闻一多、陈季超、刘康甫、黄际遇和梁实秋属于“好饮者”。但是,因为只有七个人,再加一位就成“八仙”了,后来,经闻一多提议,大家把孤独的方令孺邀请进了这个“小圈子”,由此终于凑成了“酒中八仙”。“于是猜拳行令,觥筹交错,乐此不疲者凡二年。其实方令孺不善饮,微醺辄面红耳赤,知不胜酒,我们也不勉强她。”

方令孺在山东大学,除教学之外,还从事创作,写诗,也写散文。她写的散文集起名《家》。在此期间,方令孺同闻一多、陈梦家谈起,在《新月》之外,应办一个可发表诗歌的刊物。陈梦家为此去了上海,向徐志摩谈了九姑的意见,徐志摩很高兴,立即筹办,四处约稿,新的刊物名叫《诗刊》,成为新月派的代表刊物。1931年1月,《诗刊》创刊。这个名字就是根据方令孺的建议起的。闻一多还在上面发表了他的压卷之作《奇迹》,方令孺在《诗刊》发表了《诗一首》《灵奇》《幻想》《任你》《她像》《枕江阁》等诗歌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学生请愿风潮波及青岛大学,杨振声、闻一多等人相继离去,随后不久方令孺也离开了青岛。邓明以在《方令孺传》中写了方令孺离开山东大学的原因,他写道:“方令孺同许多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一样,为之忧愁、愤激,加上为生计而进行的奔波,不久竟至积郁成疾,患上了甲状腺亢进疾病。由于病势十分凶猛,她只得离开青岛。”

□赵染斤

记忆深处的冬至,寒风呼啸,天气阴冷,小小的我,跟着父亲去上坟扫墓,联想到的是死亡和黑暗的恐惧。

可史料中的“冬至”是光明。明史学家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二曰:“冬至日当南极,晷景极长,故有履长之贺,非也。夫晷景极长,则昼漏极短。圣人惜寸阴,惟日不足,至短之日,何以贺为?盖冬至一阳初生,日由此渐长,有剥而就复,乱而复治之机。不贺其盛,而贺其发端者,古人‘月恒’‘日升’之义也。”由此,自汉代始,人们认定冬至是天地阳气回升的开端,预示一个循环重新开始,是大吉之日。于是,皇帝在此日祭天,群臣互相祝贺,正所谓“冬至阳气起,君道长,故贺”。

唐宋时期,“冬至”的地位进一步抬高,内外官吏均放七天长假,跟现在过年一样,正所谓“冬至大过年”。宋孟元老史料笔记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十“冬至”条谓:“京师最重此节,虽至贫者,一年之间,积累假借,至此日更易新衣,备办饮食,享祀先祖。”

唐宋文人纷纷写诗作词咏颂“冬至”。唐代“诗圣”杜甫除了《小至》诗,还留下《冬至》《至日》《至后》等佳作,从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”到“诗成吟咏转凄凉”,杜甫5首“冬至”七律诗,时令虽一致,表达的思想情感却截然不同,从“希望”到“绝望”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唐代“诗魔”白居易的冬至则是满满的孤独寂寞冷,从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”“十一月中长至夜,三千里外远行人”到“三峡南宾城最远,一年冬至夜偏长”,体会不出丝毫“阳气”。

而心胸豁达、超凡脱俗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于熙宁五年就任杭州通判时冬至日“独游吉祥寺”,留下的一首冬至诗跟我感受到的冬至如出一辙。我印象和感觉的“冬至”,意味着冬天的真正来临,“小雪封地,大雪封河,冬至进九”等民谚形象地说明冬至后的天气变化。“井底微阳回未回,萧萧寒雨湿枯荻。何人更似苏夫子,不是花时肯独来。”冬至这天,苏轼用几个意象的组合描绘出了寒冷而又带有生机的景象,“井底微阳”暗示着天气将逐渐转暖,但

地底深处的暖意尚未升腾,这种“回未回”的状态象征着大自然的阴阳交替,与诸多冬至古诗词非常肯定“春又回”有着明显区别,十分契合大自然景象且极具生命力。诗的第二句交代了产生“回未回”的原因,既暗承生机勃勃而待发的内在意蕴,又在字面上使用了“萧萧寒雨”“枯荻”两个了无生气的意象。冬至这天,雨滴滴嗒嗒下个不停,寒气逼人,所湿润的仍然是一片枯黄草根,言下之意天气仍未转暖。然而,这毕竟是江南的冬至,风尽管“萧萧”却不似北国那般刺骨,雨尽管寒冽却不似塞北那样冰冷,这一切又隐隐给人希望,一个漫不经心的“湿”字,似乎加重了诗人心头希望的分量。

苏轼一生“历典八州”,但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其中“荒蛮之地”的惠州、儋州是他步入老年后的“贬谪”之所。绍圣元年,58岁的苏轼因所谓“讥讪先帝”罪名被贬岭南,以宁远军节度副使(不得签署公事)的虚职被安置于惠州;4年后,已过花甲的苏轼又被一页纸撵到“食无肉,病无医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”的儋州,且不得食官粮、住官舍、签公事,他却感叹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,他用积蓄在城南枕榔林下买地结茅为偃息之所,并自得其乐命名“桄榔庵”,虽食不果腹,他却依然“劝俗劝农劝读劝和”。他的心中,仿佛一切因冬至的到来,蕴含着希望的阳光,尽管是那么微弱,可毋庸置疑的是阳气肯定开始回升。

自汉代起,人们认定“冬至阳气升”,然而面对大自然暗蕴的无限生机,又有几人能像苏轼那样了解。纵览古诗词里的“冬至”,人们皆满心欢喜地“道贺”“庆祝”,却鲜有人知道这些都是经历了多少凄风苦雨才得来的,又有谁能不仅欣赏“日近山红暖气新”,而且能在其枯荻时期,萧萧寒雨时节稍加眷顾。“何人更似苏夫子,不是花时肯独来。”苏轼的“冬至”与众不同,既表达了他不为仕途坎坷的处境左右,始终执着生活的旷达情怀,又体现了他对凡夫俗子趋炎附势行径的鄙视,显示出千古一人独特的情趣和不拘泥于世俗的风格,寓意颇深。

【短史记】

苏轼的冬至：井底微阳回未回

人文版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